中國青年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廿二日發行

第八十九期

民族革命中的共產黨
五卅案運動與教會學校
陝西學生驅吳運動之經過
湖北黃梅一年來社會運動之報告

每册二分國內一元寄五十期國外寄三十期
通訊處　上海小北門上海書店轉鍾清君

民族革命中的共產黨

F. M.

人們對於一種秘密的革命黨，每每不免發生許多猜疑與誤會，何況有帝國主義者散佈的毀議？何況有帝國主義的走狗編造的謠言？何況有淺見而狹隘的人幫助他們，發出許多似是而非的言論，以紊淆大家的耳目呢？ 不過我們腦筋更冷靜清醒些，我相信這般猜疑與誤會，沒有甚麼不容易清楚明白的事情。

在這幾年中間，中國共產黨的努力，已經令全中國有知識的人都承認他們的勇敢與勞瘁了。 但還有許多比較流行的懷疑之點，我可以列述解答如下：

（一）有人說，無論共產黨怎樣努力，中國現在總是不能夠實行共產主義的。 然而誰看見共產黨在「現在」要實行共產主義？ 在「現在」，共產黨又有甚麼神奇的法子，能在這種大部分仍陷於封建的農業社會中間，來實行共產主義呢？ 蘇俄在今天亦只能採用「向共產主義」的新經濟政策，中國共產黨在「現在」，甚至於連新經濟政策都還不敢希望一定能夠實現，他們只希望先實現聯合各階級的打倒帝國主義運動，——將時局向前推進一步，然後再以無產階級的實力謀實現無產階級的政權，以漸進於共產主義。 只有老頑固到「將來」亦不要實現共產主義，只有大空想家在「現在」便居然要實現共產主義。

（二）有人說，共產黨將來要主張無產階級專政，是於「民治主義」有妨害的。 然而一個真誠坦白的分子，為甚麼要怕「將來」有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天呢？ 我假定你們提倡發達民權與保障民生等口號，都是真心為全民的利益說話的；你們敢斷言在所謂全民之中，將來不會

有階級利益的衝突，使無產階級必須靠自己的實力纔能爭奪自己的利益麼？　只要有大的或小的資產階級，只要這些資產階級有人不能眞心接受你們的「民治主義」，他們的所謂發達民權，決不許農民工人與縉紳之士有一樣的選擧或被選擧權，以破壞了他們的體統；他們的所謂保障民生，決不許有人去節制他們的資本，或是平均他們的地權，以侵犯了他們的自由權利。　所以這種「民治主義」，結果至多能給予農民工人以投票權，使他們好爲縉紳之士「抬轎子」湊票數；或是給予農民工人些微的恩惠，使他們能享受資產階級在革命中所得利益萬分之一的餘瀝，如是而已。　誰應當禁止不滿意於這種「民治主義」的人要求無產階級專政，以無產階級的實力根本壓倒資產階級的這種反民治的行爲呢？　我再退一萬步，假定眞有把握能在那時不至於有資產階級反民治的行爲發生，假定你們眞能發達民權保障民生至少像你們口中所說的那樣好，那便無產階級都會心滿意足，不感覺有自己專政的必要，縱然共產黨一天到黑喊叫無產階級專政，亦沒有甚麼關係。　只有甚麼人怕共產黨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呢？　只有在革命以前本無眞心爲全民利益說話的人，與革命以後甘願縱容甚至幫助資產階級反民治行動的人。

（三）有人說，共產黨在今天主張階級爭鬥，有妨害於各階級聯合的民族革命。　各階級都是爲自己的利益而聯合起來以從事革命，只須他們認識爲自己的利益非聯合起來從事革命不可，爲甚麼怕他們因爲階級爭鬥而不肯聯合起來呢？　任何時的階級爭鬥，都是爲的工人反抗剝削的資本家，或是爲的農民反抗剝削的地主；爲甚麼因爲要聯合起來從事革命，便應當寬縱這種資本家或地主，便應當使農民工人犧牲他們的反抗的正當權利呢？　階級之間的

有爭鬥，是從古已然的，只要一天還有資本家地主剝削工人農民的事，這種爭鬥亦是無法避免的。只有爲這種資本家地主做走狗的人應當反對這種爭鬥。 你們只知反對這種爭鬥，爲甚麼不肯負責糾正這種剝削工人農民的地主資本家？對於你們自己無法糾正的地主資本家，怎樣不能說出一個對付他們的切實辦法呢？

（四）有人說，共產黨既是有自己的主張，不應當都加到國民黨裏面，用國民黨的名義作各種活動；倘若一定要用國民黨的名義活動，這便証明共產黨的不光明磊落，或是共產黨的運動不適合於中國的需要，所以不好把他們的名義拿出來。 說這種話的人，一定是連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亦不了解，或者根本不懂革命黨是甚麼東西，否則至少亦是挾有客氣偏見，所以纔說出這種可笑的話來。 共產黨因爲見到要漸進於共產主義，必須先聯合各階級打倒帝國主義，爲打倒帝國主義而加入以民族主義爲號召的國民黨，這是他們自己的主張，亦便是國民黨的主張，爲甚麼他們不可以用國民黨的名義作各種活動呢？ 不錯，共產黨現在只希望國民黨能忠於爲民族主義奮鬥，對於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不一定希望國民黨能夠切實做得到；然這只是因爲共產黨相信非有無產階級的實力，壓倒資產階級，不能保証農民工人政治經濟上的安全，他們並不要根本反對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國民黨若眞有把握不要無產階級的實力而能 全實現三民主義，儘可以努力做出來給共產黨看，用不着反對共產黨這種更進一步爲農民工人利益而奮鬥的主張，便是在國民黨內部亦沒有理由不許有抱着共產黨這種信念的黨員。 至於共產黨的光明磊落，在於他的服從黨的紀律，盡其全力鑽到農民工人乃至一般青年羣衆的深處，以擴大革命的宣傳與組織；他們是帝國主義軍閥紳士們所嫉惡的，他們

是統治階級與輿論所污蔑的，他們決不能一天只顧到大庭廣衆中間拍拍胸膛，說明他們自己是共產黨，好讓偵探警察來拘捕，以博取這個光明磊落的美名。 凡是比較秘密的革命黨都是如此的，例如辛亥以前的同盟會員決不能到處公開的活動，亦決不能說他既是不能公開的活動，便一定是不合於中國的需要。 有人說，共產黨員今天是借國民黨的屋躲雨，自然共產黨是在風雨中間過日子的，便在國民黨的屋下面，並不敢稍存苟且偸安的心理，不天天預備去同風雨奮鬥。 我便很奇怪國民黨要做一個眞正的革命黨，爲甚麼可以不到風雨中間去奮鬥？爲甚麼會有躲雨的屋？ 一般國民黨員倘若不願意將這個屋借給共產黨躲雨，請問國民黨員躲在屋裡做甚麼？ 我們很希望統治階級有一天要恐怖國民黨像今天恐怖共產黨一樣，我們很希望國民黨員都能夠很勇敢的到風雨中間過眞正的革命生活，那時候國民黨決沒有屋子供人家躲雨，便自然知道革命黨是甚麼東西，革命黨能夠光明磊落到甚麼地步了。

(五)有人說，共產黨員既加入國民黨，不應當在國民黨中爲共產黨吸收黨員，更不應在國民黨中有挑撥的事情。 這更是奇怪了！ 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吸收黨員，猶如他們在任何地方吸收黨員一樣；假合共產黨的理論與主張，敵不過國民黨，爲甚麼國民黨員會被他們吸收去？ 假令共產黨的理論與主張，確實比國民黨要好些，有甚麼力量能夠禁止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吸收黨員呢？ 一般軍閥紳董與腐敗教育家，生怕國民黨到他們地方的中間去活動吸收黨員 這種恐怖只令我們看成笑話。 然而國民黨員對於共產黨，亦居然會有這一樣的恐怖，這不更是一場大笑話嗎？ 至於說到挑撥，請問指的甚麼事體？ 倘若指的共產黨人有些攻擊國民黨右派與夫督促國民黨中派，請問右派是否應該攻擊，中派是否需要督促，經過

這種攻擊與督促之後，國民黨究竟得着甚麼壞處或好處？　國民黨包含許多敷衍妥協的原素，這是十餘年他所以不能完成民族革命之使命的原因。　爲甚麼不應當對於這種敷衍妥協的原素痛痛快快的加以打擊，使國民黨全部的精神都振刷起來？　爲甚麼要打擊這些原素，還要負挑撥的罪名呢？　從前國民黨被宋教仁等汚損了，被糊塗的右派——一般政客官僚——敗壞了，所謂好的(？)老黨員只知道消極，只知道袖手悲歎，甚至只知道置之不聞不問，以醇酒婦人消磨自己的日子；等到人家把這些黑幕揭開了，國民黨群衆的判斷力比較進步了，這些人又鑽出頭來一面承認宋教仁等右派確實是不好，然而一面又說人家是挑撥，想在這中間游移取巧，以取自己的地位。　爲甚麼不應當「挑撥」呢？　我們還應當挑撥國民黨員起來反對那種賣淫婦樣的楊庶堪，我們還應當繼續挑撥國民黨員起來反對在廣東妨害軍政統一財政統一的各軍閥，我們還應當繼續挑撥國民黨員常時糾正中派領袖怯懦游移的態度！　是眞誠要求革命的人，應當嫌惡這種挑撥麼？

五卅運動與教會學校

秋人

『教會學校是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畧的機關和製造順民的工場』這句話，已被近年來教會學校中所發生的風潮證明了。　一般連骨頭都賣給帝國主義者的基督博士、碩士、學士——尤其是所謂『教會教育家』，硬要強詞奪理的辨護，以爲教會學校至少在現在是有利於中國；不過，事實是很苛刻的，在此次五卅慘案中所表現的教會學校是個什麼東西，已可使得這些『教會教育家』閉口無言了。

此次五卅慘案純然是表現帝國主義者底獸性的猙獰。　他們瞧見中國民族運動之發展——中國民衆將從他們底羈絆中解放出來，對於他們本身的利益有極大的危險，所以他們毫不客氣地向中國民衆施行他們慣常用以鎮壓『亡國奴』底反抗運動之『最有效驗的』方法——大屠殺。　在這樣形勢之下，凡是不甘心做帝國主義者底順民的中國人，誰不起來反抗？誰不欲同兇狠的帝國主義者決個生死？於是轟轟烈烈的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澎湃全國！

自然，在這樣澎湃全國的運動中，教會學校的學生也要起來參加的。　可是帝國主義者底傭僕——送『福音』給中國人的西教士和少數甘心媚外的中國教員——竟不許他們起來，想種種方法壓迫他們。　不錯，他們是原來只許學生『愛上帝』，不許愛國；只許做帝國主義者底順民，不許做帝國主義者底叛徒的。　他們辦學校的目的全在此，他們哪能不壓迫學生參加愛國運動！

他們怎樣壓迫呢？請看美國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所辦的聖約翰大學暨附屬中學學生華明脫離的宣言(見六月四日上海各報廣告欄)：『……學校當局重重壓迫，特放假一星期，致函全體學生家屬，設詞恫嚇，想破壞學生會之組織。　全體同人權且忍受，但議決全體概不出校，每日上午八時在聚集所開會，向國旗行禮，豈意六月三日晨同人初次集會，卜舫濟校長特來將國旗強行刼奪，驅散同學……』據友人告訴我，他們被校長驅散後，復召集開會，校長即到會場來說：『這裏是工部局管理的地方，不能讓你們這些強盜在這裏做政治運動，請立即出去！』全校同學於是大哭，議決一致出校，誓不再來，全體中國教員也同時辭職了。

聖約翰大學是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最老最有名的順民製造場。　彼在中國有四十七年的歷史，

製造了不少的親美派的賣國賊和順民。這次美國帝國主義者運氣不好剛剛遇着一些有骨氣的覺悟青年，又在全國民氣激昂的形勢之下，不肯再死心塌地的做順民，一致起來反抗，破壞了美國帝國主義者辛苦經營的老工場。這是卜舫濟所料不到的，所以要抱頭痛哭了。

甯波甬江女子中學離校學生在宣言上所說的學校當局壓迫伊們的情形更為詳細（見六月二十七日的甯波各報），我現在摘錄一段如下：當學生代表報告學生會議決繼續停課直到外交得到相當的勝利為止的時候，甬江的女教員都張着黑臉，表示一種大不以為然的意思，向大衆說：「罷課是消極的救國，是你們青年血太熱，思想不清楚，受他人利用。我們教員已經定下星期一上課，否則學校當局恐怕要出來反對的」。但當時我們學生以為罷課雖是消極的救國，現在外交局勢緊急的時候，消極的方法倒很有積極的意義，所以除出一二人外，全體贊同簽字停課。教員們以學生已如此囂張，他們的勢力很孤獨，就一面竭力的設法利用中國舊社會舊家庭的心理，第二天寫信給各家長，他們自己做郵差，坐了轎子，到本城各家屬去說，「現在學生的行動越軌，不肯聽教員的話，均主張停課出來去演講募捐，將來若遇什麼危險的時候，我們學校是不負責的，所以請你們速即去領回……」。這樣一來，有很多人因家長和教員們竭力的迫促，所以只得回去了，他們又借着教員與學生協作的教職員名義，敷衍學生，而自己暗中布置一切，過了三天，據那個最會兩面要好的[illegible]女士報告：「多數通過，主張提早放學，本埠學生今天下午可以回去，外埠學生明天可去，至於路遠的人，再遲後天一定要回去」。……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就到處去巡邏學生的行動和言論，他們不許我們二人或三人談話，逼迫我們回家去。一面有二三個被帝國主義者所僱

用的中國女警察式的教員，在大門的旁邊看守，不許學生和各朋友或他團體的代表出入；一面強迫學生退即離校，離校後，不許再入學校，也不許到崇德女校去看朋友或姊妹。 這種以奴隸待我們的洋大人和甘心諂媚外人的女教員們的行爲，是不是再有我們去受他們的教育的餘地？』我們在以上二校離校學生的宣言中，已可看見帝國主義者底傭僕壓迫學生的手段儘夠惡辣了！ 全國許多教會學校的學生底團結。都在這種惡辣手段之下破壞了！

可是這些笨牛似的帝國主義者底傭僕，不知道學生的團結雖然暫時被破壞，而其反對帝國主義的決心會因此更堅定。 自聖約翰大學的風潮而後，全國眞不知有多少教會學校學生都從帝國主義者底巢穴中奮鬥出來，直接地給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畧以大打擊。 現在據上海各報所載的舉幾個例吧。 上海有聖約翰震旦惠中等校，漢口有聖保羅博學書院等校，武昌有博文書院，開封有汴濟安得烈聖瑪利亞等校，天津有新學書院，鼓浪嶼有英華書院，福州有協和大學華南大學及陶淑懿德毓珍等女校，杭州有廣濟醫學專門學校和馮氏女校，甯波除甬江女子中學以外尙有斐迪學校和華美看護士等校，北京有萃文萃貞崇德篤志培華等校。其餘以提早放假的美名而阻止學生愛國運動的多得很。 自然因學校當局底威嚇和暗算而使學生胆小不敢動作的也不少。 甯波三一中學校長竟以手鎗阻止學生參加示威運動，四明中學竟在熱烈參加愛國運動的學生底成績報告單上分批『下半年試讀』，『家長嚴加斥責』，甚至『退學』等話。 他們怕學生鬧風潮，不敢在學生羣衆面前宣布，而出以這樣下流的手段，其用心亦苦極了！

但是，我們因此更可以使一般人明白，教會學校確是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的機關，他們

假惺惺地天天講犧牲、講博愛、講大同，一旦同他們底主人——帝國主義者利害相衝突的時候，便立即扯了『上帝底恩惠』『耶穌底慈悲』的假面具，壓迫一切有妨害於帝國主義者利益的運動了。

教會學校確是帝國主義者製造順民的工場，他們要會做順民的學生，不要不肯做順民的叛徒。

可憐呵，現在尚有二十多萬青年在教會學校學做順民呵！我們怎樣救他們呢？

我們大家趁此五卅運動來做收回教育權運動，收回一切教會學校！驅逐一切洋奴化的所謂教會教育家』！把這二十多萬青年從製造順民的工場中救出來！

陝西學生驅吳運動之經過

安人

「陝西因地位和交通的關係，歷來的軍閥，都是依附於大軍閥之下，他們剝削人民，壓迫人民，比以前的皇帝還厲害！如過去的陸建章，陳樹藩，劉鎮華，都是一模一樣的。

吳新田哩，自然也是魯衛之政，但他比陸、陳、劉還更兇殘！今年五月間他慘打一中學生，這雖是為足球一點小事，然而他卻暴露了摧殘陝西教育，鞭撻陝西人民之真面目！

所以自這事情發生以後，引起了全省學生的罷課。

現在吳新田已走了！

固然，吳新田之倒，是為軍閥爭地盤謀勢力而被驅逐的；然而此次陝西學生反抗吳氏之精神，在國民革命運動上，不能說沒有相當的功效！在死氣沉沉的陝西的學生，這尤其是破天荒的創舉！

因交通的關係，關外的人，多不知道這事的詳情，現述於左：

一、事情之發生

五月四日午後，一中學生在操場踢球，操場隔壁緊連的就是吳氏二十八團某營，學生們

球場出牆外，即為該營兵士所拾，學生派人索問數回，該營兵士總說未見；代表將往同走，該營士兵又取出踢之。　代表覺着該營兵士有意玩弄，又轉回再三索討，不料該營兵士，以為討厭，發生口角相爭，後來竟打起架來。　牆內學生，聽着代表與人吵鬧，即上牆觀望呵止，該營營長以為學生太囂張，即發令吹衝鋒號，排起隊伍，拿上鐵槍木棍，向手無寸鐵的學生打來。　霎時，血肉橫飛，慘不忍睹！　一中校長聞知，遂板起面孔，赴該營質問，不料又被該營兵士飽打一頓，頭破流血而回。

事情發生後，吳新田即令郵局，電局：凡遇學生函電，不准寄遞。　但第二日事已傳遍城內，省立各校，即罷課援助，並由學聯會派代表質問吳氏，吳氏始終推辭不見，漠然置之不理。　後來某校校長往見吳氏，私人談話，問及慘打事，吳氏答道：他們是學生—是有智識的人，怎應與無知無識的兵士較量？　假如他們不先動手，兵士還敢打學生嗎？　此話傳出後，激動了死氣沉沉的教職員們的良心，亦憤恨不平，與學生開聯席會議，討論對付方法，那時兵士在街上益加侮辱學生，對女生尤甚，西安公私立四十餘校，覺着交涉無望，遂一律罷課。　吳氏看着風潮擴大，表面上仍持冷靜態度，背後却想釜底抽薪，給教職員發現薪兩月，令其即日迫學生上課。　西安教職員見了錢，比見了什麼都喜歡，從此仰承吳氏鼻息，極力壓制學生，還希望再發些薪水；就是一中被打的校長，也忍了疼痛，迫令學生上課，並令學生再不要提及此事。　鬧了五六天，沒有解決的希望，西安各校學生遂一律自行解散，留了些代表，將西安學生聯合會移至三原。　最可笑亦最可憐的，在此時教廳和各校長為敷衍吳氏面子起見　還禁止學生在街上遊行：各校每日還振鈴上課！——吳氏這樣的兒戲，

省城什麽法團，如省教育會，省農會，省議會，省商會，沒有一個出來質問過吳氏，沒有一個出來給學生說一點公道話！ 由此，我們所得的教訓：軍閥紳士，是在一個戰線上的；教職員是愛錢不要臉的；國民革命佔重要地位的，就是學生。（自然更要緊的是工人，農人，但陝西工人很少，農人也沒有組織）。

二、陝西學生總會之成立及驅吳

吳兵慘打學生風潮傳出後，三原學生首先響應罷課，對西安學聯表示同情援助；並開市民大會，宣佈吳氏罪狀。 西安學聯移至三原後，兩學聯會爲運動進行便利起見，即召集全省各地學生代表組織陝西學生聯合總會，公然揭出驅吳旗子，發宣言，通電宣布吳氏罪狀，出驅吳日刊；又向省內外派代表，報告吳氏慘打實情，不上十餘天，全省響應，一致罷課！吳氏覺着風潮已不可收拾，向幕僚說道：學生的力量，就有這樣的大？我起初還沒看到這裏！

在召集第一屆全省各地學生代表大會以前，怕各地有不了解之處，從三原方面向各地派出宣傳員，解釋代表大會之意義，並且於沒有學生聯合會或各校沒有學生會的地方者，協同爲之組織，旬日之間，各地來信願派代表者，有五十餘處。 後來到開會時，因時間倉促及陰雨連綿，實行出席者有十四處，人數四十人。 開會的時候，各地提案有一百多，就性質相同的整理出了十五條議決案，最重要的如：『學生參加學校行政運動』，『學生參加教育行政運動』，『修改學校課程運動』，『反對一切宗教及其事業並收回教會教育權』，『學生紀念日，國恥紀念日及國際紀念日』之規定，『民族革命及一般政治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平

民教育運動」，「農村運動」，「各學聯及學生會設立新文化書報流通處」，「全省總會應注意宣傳事業」，「選舉運動計畫」……等。

因爲覺得同學對驅吳能課，損失過大；而且陝西交通閉塞，教育腐敗，同學新文化智識欠缺，全省學生總會遂辦夏令講學會。此會講演員均請思想正確之人擔任。課程以社會科學，中國近百年史，政治學，經濟學爲主體。共計講演二十五天，每次聽者八十餘人。

三，吳新田走後之工作及主張

吳新田於七月十五日夜半逃走後，陝西學生總會及西安學生聯合會即於十八日移省，乘軍閥勢力未定之際，招集市民大會，發表對陝局主張。大會畢，率領學生遊行示威，一路呼喊：「驅吳尚未成功，我們仍須努力」，「召集省民會議，解決陝局」，「省長教育廳長要實行民選」，「西安城內不准駐兵」，「教育經濟獨立」，「驅除教育界惡魔」，「西安工商學聯合起來」等。至教廳處高呼：「打倒教育廳長郗朝俊」，「教育廳長民選，校長由學生公選」。又至女師高呼：「驅除張西軒（女師長）」，張西軒壓迫我們女同學」等等。至三中高呼：「驅除劉安國，劉安國是教育界惡魔」，並直入劉安國室中，劉氏早已聞風脫避。至一中亦然。現在果然省立幾校校長，都逃避不敢到校辦事，西安學聯會亦乘此機會，急速招集同學，實行公選校長。將來得勝利與否，還不敢必，以後再報告。不過據我觀察，或者能行，——或者因此還要演出大慘劇哩！

關於驅吳的話完了。我還要說一點別的話：就是這次陝西學生聯合戰線之造成，是因爲吳新田的大壓力逼出來的！我們現在看看：我國四萬萬同胞所受的痛苦是怎樣？外而

國際帝國主義者鐵山的壓着、國未亡所受的痛苦比亡國奴還厲害；內而封建軍閥，如狠似虎的剝奪人民！我們處此雙層大壓迫之下，反動力不知要怎樣的大，我們應當怎樣努力將全國的同學們聯合起來呢？

代英按，陝西青年的努力很值得我們欽佩，尤其是他們能明明白白的站在學生本身利益上面，喚起民衆自決精神，並不倚賴軍閥勢力，而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是很難得的事。現在希望陝西青年要加倍注意整飭自己學生會的組織，多在學生羣衆中作一些切實的宣傳訓練工作，對學校事務要把實現參與校務的口號看得比對人的問題更重要，方不致陷於急躁不切實的弊病。

我們雖不知張西軒劉安國輩是甚麼東西，但料想亦不過是趨炎附勢以壓迫學生結歡軍閥的人，這種人究竟只是為一隻飯碗(無論他自己裝成怎樣道學樣子！)若是學生自己組織好，力量大，他們一樣要向學生方面趨炎附勢，做出一種馴順奴隸的樣子，果然可以做馴順奴隸，又一定要打倒他們做甚麼呢？

湖北黃梅一年來社會運動的報告

子苓

(一)黃梅社會運動的發軔

我們的同志，時常談起鄉土情形的糟糕，大家都覺得疾首痛心；並且想到要求中國全部社會問題的總解決，也當從一鄉一邑活動起來，再謀各方面的大聯合。 因為有了這種觀念，所以在民國十三年八月，經同志商決，組織一個少年黃梅學會，伸起「到民間去」的大旗

。首先是黃梅通訊讀書會附和我們的動議，全體會員公決加入，並獻贈所有書籍八十餘種，爲後日本會書報股的基礎。　此外尚有許多函請入會的會員，直到現在，會員總數約百餘人。　我們的組織，分事務，書報，教育，編輯，交際五股。　我們的會員、無年齡，性別，職業的界限。　我們結合的旨趣，在成立大會宣言中可以看出，如下：『我們相信社會改造的大業，須得以縣區爲切實工作的單位。……我們要想集中我們的精力，珍重我們的時間，從事於一種有正確主張有切實辦法的工作。　我們要想在惡潮澎湃中，堵住許多徘徊歧路的青年順流而下，並領導他們逆流而上。』

（二）一年來的工作狀況

我們少年黃梅學會成立後，爲我們一切運動的大本營；牠的歷史，不過一年，在這時期中，可以報告的工作如下：

A平民教育運動——黃梅平民教育促進會自始即爲我們同志主持；一年餘慘淡經營，內感經濟的窘迫，外受無識者的非笑；駐會幹事二人兼任書記雜役之勞，不但生活費無着，簡直連茶水都是難得的。　下鄉勸學時，無論幾十里百餘里的長途，都是親自提着籃子去跑，這樣幹下去，也漸漸引起了社會上一些好感。　現有平民學校，共三十餘所，內容也還可觀。　不過我們現在正待努力的便是將平民教育與民衆運動結合起來。　因爲我們只是運用平民教育做接近民衆，宣傳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的工具，而不是如紳士階級和青年會所提倡的平民教育，只是造就些「順帝之則」的識字留聲機。

B青年運動——青年運動稍可樂觀，雖然我們的團體，一時尚沒有獲得廣大的青年羣衆

，但可以說一切思想進步的青年，無論已否加入我們的團體，至少都是和我們表同情的。從前一些由懷疑而疏遠我們的青年學生，現在除了少數極反動頑固的分子外，都肯願接近我們。我們亦很注意分出些時間來，引導他們活動；告訴他們怎樣做事，怎樣讀書，怎樣爲本身和社會利益而奮鬥；介紹他們看中國青年，嚮導週報，獨秀演講錄一類的刊物；這樣亦漸漸生出了好的影響。　剩下由少年黃梅學會會員參加組織的尚有幾個團體如下：1青年勵志會。　我們盼望這個團體，結合一些忠實而有革命性的青年，尤其是高級小學學生，認識本身和社會的眞實利益，脫離一切傳統的迷障。2工商友協會。　我們盼望這個團體，結合一些有覺悟的青年商友，做店員運動的生力軍，並進而與青年工友結成聯合的階級戰線。3農民進德會。　我們盼望這個團體，結合一些有覺悟的青年農民，由教育入手引導他們到經濟鬥爭和地方政治鬥爭的路上去；並盼望這個組織的模型，推廣到全縣各鎮鄉。　此外我們爲反抗書院式的經館教育起見，計劃組織青年自修團或青年讀書會，招徠高級小學畢業生和其他願意脫離經館的學生。　自修團或讀書會內容，計分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國學，體育學各組，每組由學生公決聘定指導員。　並嚴格釐訂學生自治辦法。　我們爲宣傳青年工人和青年商人起見，計劃組織工商講習會，舉行定期演講。

C其他——除上述外，尚有我們和各界聯合發起之國民會議促成會，和同志集股經營之黃梅書報流通處，都由我們的同志主持。　其餘尚有臨時發生之擁護農民利益反抗烟庄期條運動；（見六十八期中國青年）反基督教運動；追悼孫中山先生紀念大會；五月第一週各種紀念節等；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都曾盡量的宣傳過，頗能給與民衆以重大的影響。